

过年的仪式感

□俞富章

农历十二月廿三、廿四，分别是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小年，俗话说：“过了小年就是年”，眼看旧年将去，新年将至，竟然想起从前过年的往事了。

说起来，如今的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了，过年却是简单了，甚至过得有点潦草，从前的日子虽然比较清贫，过年倒是复杂热闹，颇为郑重其事，过得让人有印象，记得住。一句话，以前的年，过得很有仪式感。

过年的仪式感，从过年的各项活动中就充分体现出来了。北方有童谣：“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扫房子；二十五，冻豆腐；二十六，去买肉；二十七，宰公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蒸馒头；三十晚上熬一宿；初一、初二满街走。”从中可见，北方人家，从腊月廿三这天起，每天都有活动，且是围绕着过年这个“中心”转的。上海郊区虽然地属南方，但“忙”年的情形也大致一样。腊月廿四，对于上海郊区大多数人家来说，既是小年，也是祭灶王爷的日子。这一日，每家每户都会非常细致的清理灶头，既要用石灰水将灶头上上下下涂刷一遍，还要用彩色毛笔将灶头上的字画描绘一遍，更重要的是要给灶王爷献上精心准备的供品，每一个环节都很正式，很庄重，祭灶王爷事关新的一年全家安康幸福呢，岂能马虎！

北方人“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”，上海郊区人家也要磨粉茱糕。糕与“高”谐音，茱糕是期望新年的生活过得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呢。过年之前，家家户户都要淘米磨粉茱糕，磨子吱吱嘎嘎，米糕满屋飘香。茱糕的关键不是把糕

制作出来，而是要把新年的期待揉入其中，糕蒸熟之后还要在每一块糕的表面点上红印，承载吉祥喜庆之意。

“廿七廿八，洗澡理发”，过年之前，不仅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要把个人打理得清清爽爽。那些日子，镇上或城里的浴室十分繁忙，而村口的大树底下，排队理发成为一道风景。洗澡洗掉的不只是身上的污垢，还有种种的痛苦与无奈；理发理去的也不只是旧发，还有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旧年烦恼；澡一洗，发一理，浑身轻松，面貌一新，以崭新姿态辞旧迎新。头发也是有讲究的，按习俗，正月里不理发，下一次要到“二月二龙抬头”那一天才会理呢！

除夕和大年初一的仪式感就更强了。除夕这天，家家户户的大门上要贴春联、贴福字；除夕之夜，既要吃年夜饭，还有祭祖，更有守岁，点香放爆竹。祭祖仪式在吃年夜饭之前进行，室内安置一张祭台，祭台上方，通常还有祖先的画像，画像前，则置放各种菜肴，放上酒盅并加满酒，还有碗和筷子，然后在家长带领下，依次叩头拜祖，表达对祖先的缅怀和敬意；礼毕，家长再恭请祖先饮酒进菜。稍过片刻，一家人才开启年夜饭。这样的程序，既是民俗民风的体现，也是家史家风世代相传的要求。

年夜饭后是守岁，守岁的时候，也是一家人在一起聊家常聊年景聊来年期望的时间；边聊边喝茶嗑瓜子，一直到旧岁的最后一刻，便去户外放炮仗燃鞭炮。王安石有诗云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

把新桃换旧符”，描述的便是除夕之夜满满的仪式感！

年初一，新年的第一天。穿新衣着新鞋，都是很有仪式感的事，照镜子，整衣冠，整齐之后出屋门，踏上新年新征程。早上的第一顿，一碗糖汤糕是必不可少的，每人都要吃一碗糖汤糕，这新年的日子才会甜甜蜜蜜。压岁钱更是在完成仪式之后才会拿到，小孩子们要到长辈面前，磕头拜年，长辈便从口袋里掏出用红纸包装好的压岁钱送到孩子们的手中，还要送上长辈的期望与祝福。大年初一，家里是不扫地的，因为有可能财神爷正来“串门”呢，扫把一举，扫走的或许就是新年的财运啊！

大年初二开始走亲，走亲可不是随意随便的，先去谁家，后去谁家，过年之前就相互沟通安排好的；带多少年礼，还多少年礼，也是有分寸的。有人家亲戚多的，过年的走亲，一直要安排到元宵节才走齐呢；而过年不走动，这门亲戚从此也就断了。

过年，过的是一次中华民族的民俗大节，其中包含着除旧布新、拜神祭祖、祈福辟邪、亲朋团圆、欢庆娱乐等等十分丰富的内容。而这些内容都是通过一定的活动来实现的。活动里便有仪式感。仪式感里有丰富的年味，有多彩的文化，有绵绵的情感，有美好的寄托！过年注重仪式感，才能给人一种参与感、体验感、庄重感和使命感。通过过年，人们才会真正体验年的味道、年的喜庆；理解年的文化、年的内涵；感受年的温暖、年的情感。缺乏仪式感的年，过起来也是平淡无味的。

年的快乐

□詹超音

容易兴奋的是孩子，小孩非哭即笑，见到好吃的好玩的总会大呼小叫乐得不行。这是味觉和视觉引发的快乐，一乐而过，孩儿的心灵得到抚慰所产生的快乐才是刻骨铭心的快乐。

一年到头，有家必归。在外讨生活的人、挣到钱没挣到钱的都急着往家赶。留守的孩子像巢里的雏鸟，天天盼着父母归。大鸟归巢嘴里会衔点什么，大人再怎么也会给孩子带点吃的玩的回来。鸟是为了食，人是为了爱。当一把被抱起，孩儿得到的是世上最伟大的爱，心灵于是得到巨大满足。孩子的兴奋也能消散父母一路劳顿和一年的苦涩，孩子今日对父母满怀期望，将来必然换成父母对孩子的希望。

这一年太不容易了，大家都有种挺过来的感觉。人们纷纷踏上回家路，看上去比往年还要迫切，因为家里的和在外的相互牵挂着，见了面才踏实，团聚就快乐。

这个年会快乐吗？会快乐但不是全部。

往年这个时候，我的两个孙儿早就收拾好他们的小行李，等

着年到了可以去爷爷奶奶那里放松一阵子。他们天天同父母在一起，与留守儿童的心灵感受完全不一样。对父母只能听令，对爷爷奶奶可以下令。抵触管束是人的本能，向往自由从小就具有。男孩儿还特别喜欢发挥个人意志，指挥他人，爷爷奶奶正好可以满足。被孙儿指挥是一种无比的幸福，一年到头，我们老两口就等着这一天。孙儿跟其他孩子一样，吃不在心上，乐趣全在玩上，玩游戏，玩得忘乎所以。

想想以前的年，我们主要享受吃的快感和美感，现在天天跟过年似的，目标转移了。

胃口还是要吊的，问孙儿想吃什么，一起回答说“山药擦擦”“白菜蛋饼”。这两个菜平日里他们吃不到，只有我这有；虽然做起来挺麻烦，是“功夫菜”，但这是一道令，好不容易征求来的，不敢怠慢。

今年要让孙儿扫兴了。我要陪母，防疫上不敢有一丝大意，年夜饭也打算母子俩人在家将就。想孙儿了，将天伦之乐一幕幕逐一回放，这个年还是挺安乐的。



《年味》摄影 王志强

我家的做年夜饭

□高明昌

我记得，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，比如到年底了，分红了，结果是透支；一年四季，亲戚来了，比如我姑妈来，父母才去镇上买一块肉；到年底了母亲说明天穿新衣，有可能会得到一块两元的压岁钱。但做年夜饭，父母是不会错过的。他们把做年夜饭当做家庭活动里最神圣的事情。不能漏，认真做。哪一天做，是母亲确定的。小时候，母亲从来不征询我意见，一来我一直在母亲身边，可以随喊随到，二来到年夜了，割猪草、劈柴样，这些活儿我不做了。待我读了大学，做了教师后，母亲才问我什么时候不忙，待我确定了日子，母亲才决定做年夜饭的时间。母亲认为，儿子不到场，做年夜饭的意义就会减半，或者说效果是不会太好的。

做年夜饭，我记得的东西很多。首先记着的是磕头。母亲说过，在我双脚还没有站稳的时候，是母亲代我磕头的，母亲跪下后，对着八仙桌，喃喃有词，老祖宗，高家先人，我儿子还小，我代儿子给你们磕头了，

希望老祖宗保佑晚辈。后来我读了小学，会磕头了。母亲教导我先要在作揖过程中，请求老祖宗保佑我书读得出。我当时不懂，与母亲犟嘴，书读得出读不出，是我的事情啊，管老祖宗的什么事情。母亲轻轻地说，不可以瞎说的。后来我读好大学到学堂教书做老师了，母亲就不管了，她认为她的儿子可以自我遣词造句了，后来结婚了，母亲磕头时，说好了自己的祝愿后，只强调保佑我及早给她生个孙子。

我还记得，当做年夜饭的日子决定后，接下来的活儿是买供奉的物品。母亲说，活人是一年忙到头，死人是一年盼到头，所以马虎不得。买什么呢？要买鱼买肉。肉，最好买蹄膀，但买不起，就到镇上买一二斤肋条肉。鱼可以是单条的，是河鲫鱼，三四两重，我们叫它碗头鲫鱼，鱼尾鱼头能在碗口两头翘起即可。但还要全鸡全鸭，可家里没有钱。母亲让父亲捉黄鼠狼（当年是合法的），父亲说好。一段时间，每当夜晚来

临，父亲就拿着渔网出门了，半夜不到，父亲回来了，还真的捉了好几只，那个时候，每只黄鼠狼皮，要卖五元钱。五元钱值钱，可以买回许多东西。最省的是卖豆腐干丝。有个叫阿四的人，天天挑着豆腐担子，在村上吆喝着卖豆腐，母亲看到了，叫住了阿四，用黄豆换了几张豆腐干丝。听母亲说，这道菜很重要，做年夜饭是断断不能缺的，道理是什么？我没有细问。

挨下去是供品的摆放，这真的是一场盛宴的开启。三排供品，东西左右两边、北面是放了酒杯和筷子。南面摆了两根蜡烛，蜡烛的旁边放了水果糕点，如橘子、苹果、云片糕、饼干等。蜡烛的中间是放香。正餐上来之前，母亲先点香，点好后，母亲叫我给祖宗倒酒，从左边开始，倒是黄酒，倒酒要浅浅的倒，倒酒开始，我还要说几句话，请老祖宗来喝酒。如果这年菜肴不多，不高档，还要说几句请老祖宗原谅的话，如果菜肴很好，还要说一句请老祖宗多喝点，多吃点。我倒过酒

后，父亲接着倒一次，母亲也要倒一次的，是轮番着倒。共六次，估计寓意是大顺，家里顺。倒了几次，母亲说，老祖宗来了，我问母亲为什么不看见老祖宗？母亲告诉我，只有小囡（刚出生的孩子）看得到，我大了，俗化了，当然看不到的。

这个过程里，父亲基本在灶间烧菜、烧饭，一只菜烧好了，父亲就端上来。来回奔跑，快速奔跑。菜放什么地方，由母亲放置的。母亲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看香。这个看香头，值得一说，母亲告诉我，老祖宗吃的好不好，喝得满意不满意，就要看香头，香头齐整，烧过的香白化了，但不落下来，是好事。母亲过几分钟后，都要看一看香头，如果香头七上八下，母亲的脸色就很难看，母亲会对着香，不断地念叨，哪儿做的不好，明年争取做好，全是检讨自己又鼓励自己。有一回，香头极为齐整，像刀削的一样。母亲两眼放出异彩，高兴地说，儿子。你看看，香齐整的不得了。说明老祖宗满意，老祖宗满意了，

家里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。

做年夜饭的过程繁琐、冗长，而且一点也不能乱。其间母亲还叮嘱，人不可乱走动，心要诚，人要正。有时候母亲是用眼神与父亲交流，与我交流，我们也都理解的。做年夜饭的长短，取决于香燃烧的速度，因为只有到香燃光了以后，我们才被母亲喊去磕头，全家人磕头结束，母亲才开始烧锡箔纸，烧锡箔的火是父亲点的。锡箔纸烧着了，很旺。母亲说，这是给你父亲那边的老祖宗的，这是给自己娘家那边的老祖宗的。当锡箔纸变成一缕青烟，我的视线还在那缕青烟里，一直到它化为灰烬。我那时想：老祖宗真的能收到钱物？老祖宗真的来过我们家？这些话不能说出口，但母亲看懂了，她假装自说自话，老祖宗来过，喝过了，拿着钱，回去吧，明年再来。

那时候，我心里也感觉这可能是真的，其他不说，那间做过年夜饭的房子里，确实仙气缭绕，久聚不散，而且空气的味道有点咸，有点淡，确实与平日日子的味道不一样。